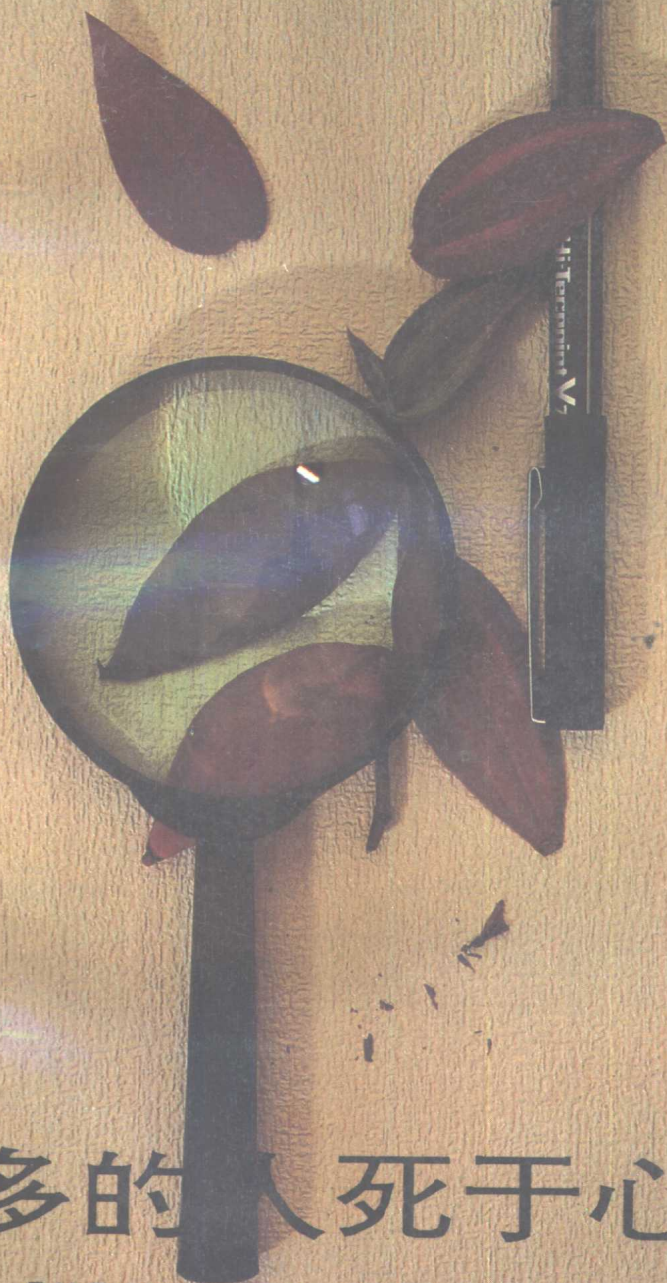


by Saul Bellow

More Die of Heartbreak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索尔·贝娄 著 ■ 李耀宗 译

I 712.4
317
2

062372

当代外国名家长篇小说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索尔·贝娄 著
李耀宗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62405

(京)新登字172号

More Die of Heartbreak
by Saul Bellow

The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New York, 1987.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索尔·贝娄 著

李耀宗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57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850册

*

I SBN7-5059-1530-4/I·1073 定价: 5.90元

代 译 序

在后工业化文明的时代，在多种文明熔汇为一体的美国社会中，伴随着丰足与富裕、科学与民主而同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与精神危机，正如乔治·凯南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政治丑闻、城市衰败、暴力、凶杀、吸毒、性放纵、色情文艺、教育水平下降等等充斥着美国社会，而美国的堕落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由此而引起的不稳定与不安全感，孤独与绝望感，异化与沉沦感弥漫于美国上层文化界，不少知识分子感到彷徨苦闷，忧心忡忡。这些问题一直为美国现当代作家所关注，他们对信仰危机与社会问题较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敏感，更多几分责任与良知。他们常常从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冷眼旁观美国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问题，通过他们的作品给予批判与揭露。虽然这些作品大都对现实问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悲观失望与无可奈何，但毕竟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时代中人与社会的矛盾，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以及对崇高理性和完美精神的追求与向往，进而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生存状态、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较深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在这些作家的行列中，索尔·贝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继他的晚期小说《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之后，

1987年，他又推出了第十本小说，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贝娄的小说所涉及美国社会层面是相当广泛的，而且在不同的作品中各有侧重。《赫索格》较多地触及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问题，《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主要探讨了现代社会的精神颓败以及如何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洪堡的礼物》则展现了现代美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对精神文化的压迫与摧残，进一步强调了“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问题，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却通过一个植物学家的婚姻与爱情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性与爱的矛盾揭示了美国当代文化的危机。

本诺·克雷德是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他所熟稔的是植物解剖和植物形态学。他能看穿植物，透视植物。他的记忆力甚至比教科书还完整，能一口气讲出一个植物的储存器官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名称，连毛细血管组织也不漏。搞这类专业的人似乎是远离尘世，脱离大众，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本不应该过多地品尝到人生的悲哀，包括女人带给他们的悲哀。然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欲望，尤其是对爱情的执著，总希冀自己能成为一个爱情与婚姻的幸运者。本诺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任妻子列娜去世后，他郁郁寡合地独居了十五年，一直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女人，标准是好看、反应敏捷和成熟。他唯一的企求是夫妻情意缱绻，相亲相爱，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他理想中的婚姻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范式：美丽的女人与完美的家庭。但是，他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婚姻爱情观，在他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中却碰得粉碎！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于他那与生命之树相分离的知识之树的畸形生长使他成为植物学的“巨人”和现实生活中的“矮子”；他的伟大和不同凡响只存在于他的植物学中，在绿色王国中他甚至觉得自己要飞起来。然而，他对植物的那种“内视功”却没能转用于女人身上，转用于人际关系上。

他谈自然、历史与科学时如数家珍，却经不起漂亮女人的诱惑。加上天生体态笨重，貌不惊人，显然不是女人眼中的白马王子。在他第二次结婚之前，他与女人的往来可谓应接不暇：有苦于相思、难以忘情的，也有逢场作戏、始乱终弃、辱骂中伤的，还有性的奴役等等，从狂喜极乐到精神崩溃一应俱全。他这种书呆子天生是远离尘世的，一旦下凡，少不了受到精神方面的戕害。他实在不堪忍受这些“爱”（不如说“性”）的折磨，他更对付不了这些咄咄逼人的女子。他的厄洛斯，他的创造的爱欲一旦从植物学那里转移到女人身上就一筹莫展。

原因之二在于，他的完美的人格与理想的精神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下与挤压下不断退让、变形乃至分裂。这一点更多地表现于他与拉雅蒙·玛蒂尔德的第二次婚姻上。本诺与玛蒂尔德的结婚的目的很明确——追求美与建立一个舒适的家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却陷入了一场卑鄙的阴谋。他的岳父拉雅蒙医生的医院里经常住着一些大有来头的人：金融家、银行家、营造商、开发商、大法官……这些人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吮吸着国家的财富，讹诈、阴谋与贿赂充满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分钟。拉雅蒙医生为了帮助本诺从其舅舅的手中弄到巨款，甚至雇了私人侦探，惊动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警察。再看看医生家的生活，和本诺那间充满植物的老公寓相比，医生家里极尽奢侈：波斯地毯、特制帘幕、高级巴卡拉水晶、水按摩浴池、十八世纪的肖像画，连抽水马桶都是软座。只是生活在这些高级别墅当中的主人公却连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都不知道！在这种生活气氛和社会圈子中，本诺显得那么不协调，那么格格不入。但他并不想从这个格格不入的环境中离去，为了维护玛蒂尔德在他心目中的好的形象，为了美的渴慕与性的需要，为了寻求温暖、关怀与女人的爱，他身不由己地滑进了他们的陷阱，部分地出卖了自己的信条、尊严与人格。

由于自身的弱点和社会的逼迫，由于理想的幻灭和人格的分裂，本诺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子为伴，实际上，除了他的绿色王国以外，他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甚至找不到支撑自己的精神生存的立足点。他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随波逐流；既不能逃避女人，又不能找到理想的爱；既渴求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和高层次的社交圈子，又不想被这个环境所熏染而洁身自好；既希望肉体有一个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又希望灵魂升华，至少在精神不受到摧残，不为异己的力量所剥夺。但可悲的是，本诺的命运同贝娄的其他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总是以寻觅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和内心深处探索，但最后却总以与客观现实妥协，而妥协的出路之一便是逃避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与灵魂的安宁。奥吉·玛琪希望到格陵兰的冰天雪地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雨王汉德逊逃到非洲丛林去找寻卢梭曾经赞美过的高尚野蛮人，本诺·克雷德在第二次婚姻危机后也选择了去南极考察地衣的出路。（在这次逃避之前，本诺已经有了两次逃避：为躲避女邻居白代尔的纠缠而去了巴西；在即将与卡洛琳结婚之际又跑到了日本。）因为“本诺热望的南极是英雄探险之地，只有在那里，人们肯为别人牺牲生命，预尝到灵魂离开肉体时的永恒的滋味”（第155页）。

在小说中，不只是本诺苦苦挣扎于婚姻与爱情的折磨，其他人也同样在劫难逃。失败的爱情象撞山的波音飞机一样尸横遍野。同床共枕的男女同床而异梦，两个精神病患者共一个被子。没有人知道自己身边躺着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美丽动人、衣饰华贵的“高贵”和“体面”后面是否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人们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总是去找性的药方，把性当作止痛剂，而这种药的代价远远高于人们所预料的。一张色情摇滚乐唱片一下子就能卖几百万张，人类在挨了原子弹的轰炸之后又挨了性高潮的炸弹。我们不断地看到纯洁的爱被变态的爱所打

倒，高尚的灵魂被扭曲的肉体所摧垮。几乎每一个女人都为了性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酗酒的丈夫离婚的白代尔既得不到爱的温存又得不到欲望的满足，终因精神崩溃而自尽；布鲁斯歌手比利、霍利黛因爱而出生，也因没有爱而痛苦，她的歌曲全是关于爱情的，但她却死于失去爱的酗酒与吸毒；几乎成为本诺妻子的卡洛琳虽然漂亮和富有，却也不得不沉迷于碳酸锂之类的麻醉剂而精神失常；卡洛琳的密友比丽则属于放纵性欲、淫糜无度之流；本诺的外甥肯尼思的妻子翠姬在性生活上是个受虐狂，只有被性伴侣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才能获得一种畸形的性满足。在亚洲的圣城——日本京都，脱衣舞女们别出心裁地出卖色相；在拉雅蒙医生的医院里，那些人老珠黄、丑陋不堪的老病妇用浓妆艳抹来掩饰她们失去的青春。用肯尼思的启蒙老师叶梅洛夫的话说：人已经兽性化了！这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不堪设想。越来越多的人根本不去关心什么生存意义的价值，生命目的的阐释，而是沉湎于肉欲的放纵，性爱的迷失。爱情被性欲取代，健康被病态取代，灵魂被摧残，精神被瓦解，人人心中都有一条不曾解冻的小冰川，最终在这种冰冷的孤独与寂寥中饱受折磨而撒手尘寰。所以，当记者采访本诺有关切尔诺贝利核意外事故产生辐射的危害时，他感世伤时地说：心里的哀伤折杀了許多人，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

通过本诺以及诸多女性的性爱悲剧，贝娄还在更深的层面向我们展示了各种观念与文化的种种撞击、分化、冲突与危机。

首先是厄洛斯（Eros，导向生命与创造的爱欲）与塔那托斯（Thanatos，死亡本能或死神）的冲突。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曾告诉我们：“爱欲是一种原始生命力。”这是一种肯定自身、发展自身的一种内在动力。弗洛伊德引进爱欲并把它作为里比多或情欲相反的概念，即作为站在死亡本能对面为争取生存而战斗的力量。索尔·贝娄是个思辩性很强的作家，他把这一对概念引入

他的小说并加以改造，他把厄洛斯放大为一种能为人所把握的、充满理想和理性精神的、富于创造意义的生命力，把塔那托斯放大为向导精神和肉体死亡的整个黑暗势力，但他考察这两种观念冲突的结论却是很悲观的。一方面，所谓性的快乐中孕含着许多痛苦，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切在本诺以及一系列的女性身上都已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在整个黑暗势力面前，健康的性爱显得那么孱弱，要么是性疯狂，性变态，要么把性作为谋取金钱的手段，实现阴谋的阶梯。在爱欲的世界里找不到自我肯定、自我拓展的原动力，爱的世界里什么都有，偏偏没有爱，导向生命与创造的爱欲一次次地输给了死亡本能，致使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精神的崩溃）。

其次是厄洛斯自身的分化所带来的冲突。在小说中的现代美国。厄洛斯已不再是从前面引领我们的内驱力，一种引领我们为寻求完美与高尚生活而献身的渴求，它正在被还原为性欲（古希腊人早就预示了这一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还原为肉欲——*Epithymia*），而把灵的意义抽去，即把精神的层面消融掉。灵与肉的分离导致了爱欲的枯竭，把它还原为纯粹的性饥渴、性满足、或性放纵。比丽、霍丽黛、白代尔、卡洛琳、翠姬、玛蒂尔德都挣脱不了（甚至死于）这种病态的爱欲。换句话说，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爱欲，随着灵与肉的分离，厄洛斯走向死亡（被死亡本能所战胜），取而代之的是性欲（*Sex*）、肉欲（*Epithymia*或*Lust*）或原欲（*Libido*），是单纯的肉体、性器官，是工具，是激素和麻醉品，是色情摇滚乐片，是性高潮炸弹，以至于人们最终连性的趣味也丧失了，变得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当本诺身上厄洛斯的一部分从植物身上转到女人身上时，他的厄洛斯开始分化。直到他坐在听证会上听到州长在审理一起强奸案所作的下流提问时，他才痛苦地觉得自己已经同流合污了。他目睹了爱——这圣灵的精粹，人类获得天堂温暖的源泉——被人践踏，被人侮辱，他的精神彻底

崩溃了，他的传统的犹太民族的道德信条完全丧失了。（其实，他的思想阵地早已丢了不少了：京都脱衣舞的香艳刺激，医院里浓妆艳抹的老病妇，都已向他宣告了厄洛斯的病态与死亡，本诺已经被现代性爱生活的光怪陆离碾压得连最微小的粒子都四分五裂了。）

贝娄还试图向读者揭示一种更深刻的危机和更为严重的冲突，这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两种文化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东方遭受的是匮乏之劫，西方遭受着欲望之劫。在东方（小说中的背景是苏联），人的许多高等的功能被取消了，许多有思想的人被专制主义的祖暴投进了集中营。而在西方，在美国，人们却放纵自己的低级趣味，人们变得对较高级的冲动麻木不仁。也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们的痛苦更为深沉，这个民族也才会有深切真诚的感情。而美国和西方只不过是因感情冻疮截肢者和其他残废人的医院。面对人类的两种劫难（作者对东方的看法也许失之偏颇，这里暂且不加评论），贝娄以大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企盼东西方文化精华的融合，企盼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企盼犹太、希腊远西文化与欧美近西文化的融合，藉以构成支撑二十世纪人类精神存在的思想支柱，结束自古以来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痛苦。贝娄在小说中借勃洛克长诗中的格言用以警世：除非有一个精神太阳升起，否则人类就有沉沦到原始混沌混乱的深渊的危险。贝娄还告诫说：如果每个人不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转折点，那人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人类需要大转折、新方向，人的存在才有道理。但这个转折点、新方向究竟是什么，东西方文化的悖论究竟如何解说，贝娄无法说明，我们从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也看不很清楚。在社会的环境处于零度以下的气候中，每个人心里的小冰川是无法融化的。本诺娶妻安家的初衷是想使两颗心得到解冻，但他连这点能力也没有，到头来却退避到南极，重新把自己的心封冻起来，说明了他对前途的失望，至少是

困惑不已。他预想着美国会有一场大劫难，自己去作那劫难当中的火中凤凰，从火中再生。否则，在美国，人的灵魂会永无安宁。

这本书一出版，就获得了有关方面的好评。《新闻周刊书评》写道：“在这本书中，贝娄重新展现了他的诙谐天才……他的这部喜剧经过他的精心安排策划：我们先是捧腹大笑，然后就会冷静下来思考。”本文不打算就本书的写作手法展示讨论，但贝娄的这种寓庄于谐的手法的确是匠心独运。尤其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滑稽可笑，从远见卓识到荒诞不经一应俱全。但透过这种滑稽可笑，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心中的悲凉，一种对人类命运终极的关注，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悲哀。这不禁使人联想起莫扎特，在他那天才绝妙的音乐中，在那令人欣喜若狂的歌声中，人们总可以感觉到某种忧郁、沮丧、悲哀，一种极度的哀伤，我们在贝娄的作品中同样也感受到这种以喜写忧、悲从中来的境界。而实际上，贝娄也真的以莫扎特为崇拜偶像，他曾经说，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了与莫扎特音乐的某种极其相似的东西。（参见1982年1月贝娄同《纽约时报图书评论》记者的谈话）

贝娄的作品一般来说体现了犹太知识分子的思索精神及其在被西方现代文化同化过程中的怀疑精神。尽管微观世界奈何不得宏观世界，尽管犹太传统文化的精神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尽管自我本质的危机与社会文化危机同样在深化，尽管本诺这些“边缘人”终于成为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失败者、逃避者，但是索尔·贝娄这样的伟大作家并未丧失寻找摆脱困境的信念与追求，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所说的：“我们还能思考、鉴别和感受，更为纯正、微妙、高尚的活动并没有屈服于狂暴和胡闹。还没有。人们还是在写书和读书，”旨在打动“一个现代读者的混乱的心。”

考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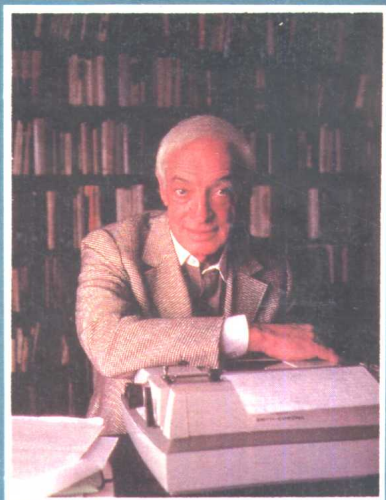
1991年圣诞前夜写于北京

· 内容简介 ·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新作。书中描写了一个风趣的俄国文学迷离开巴黎去美国找他的舅舅本诺。本诺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但在社交或女人方面却象个呆头鹅。他的婚恋历险使他和他的外甥经受了现代美国所特有的“灵魂与肉体”的矛盾历程。作者以诙谐幽默的喜剧笔法对人类的存在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冷静而深邃的思考。

摄影创意/王 堃
封面设计/王 堃
摄影操作/王东升
责任编辑/曹利群

当代外国名家长篇小说



索尔·贝娄（1915—— ），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他的小说反映了他对在冷漠社会中的个人挣扎的关怀。他的第一部小说《挂起来的人》描写战时一位即将被征召入伍的青年人的忧心与不安。《奥吉·玛琪历险记》以生动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芝加哥的犹太人生活以及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自我。《争分夺秒》和《雨王汉德逊》的主题，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人面对个性沦丧而精神不为所折。《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展示了犹太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周围的精神颓废。他的《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ISBN 7-5059-1530-4/1 · 1037

定价：5.90元

去年我的本诺舅舅（知名植物学家本诺·克雷德）在经历他生命的一次危机期间，让我看了一幅查理·亚当斯的漫画。那是一幅可以引起淡然一笑的普通漫画，可是舅舅却对它念念不忘，要跟我讨论它的意义。我没有分析漫画的雅兴，但是他很认真执著。他把这幅画跟许多事扯上关系，弄得我开始厌烦了，曾经考虑索性把这烦人的画裱起来，作生日礼物送给他，让他挂在墙上。我想这样也许可以得个耳根清静。正因为本诺在我生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才会不时地惹得我心烦。的确，他在我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爱我的舅舅。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怎么欣赏查理·亚当斯的其它作品。他每次翻阅《鬼怪大会》漫画集，到最后总是兴味索然。为黑色幽默而黑色幽默终究是腻味的。唯独那一幅画打动了。画的题材是墓碑和紫杉丛中一对恋人，一对痴狂而落漠的情侣，非常典型的亚当斯作品。男的相貌狰狞，而那长发的女郎（画迷戏称她为“墓底茜亚”）则穿着女巫的长袍。两人手拉着手坐在坟场的一张长凳上。漫画的解说简明扼要：

“亲爱的，你不开心吗？”

“哦，是的，是的！不开心到极点。”

“这幅画为什么感动我？”舅舅问。

“是呀，我也很想知道。”

他表示歉意。“我每天都要三番五次地扯到这个话题上，你一定听腻了。很对不起，肯尼思。”

“我了解你目前的处境，我能同情你。别人的心事引不起我的兴趣。你谈这幅画，我还能忍受一会儿——不过，如果你喜欢讽刺画，为什么不去看杜米埃或者戈雅这些大师的呢？”

“有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况且我又没有你的文化素养。我们中西部的人头脑都比较迟钝。我知道亚当斯没法跟大师比。但是他表现了我们的时代，而且我欣赏他对爱情的疯癫的表现手法。他跟希区柯克不同。他不会耍弄人。”舅舅对希区柯克早有成见。“希区柯克推出的是一种产品、商品。亚当斯则画出心灵的激荡。”

“自古以来，爱情就能让人变成傻瓜，所以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心灵的激荡。”

舅舅佝偻着他宽厚的肩膀，陷入沉默。当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时，就摆出这种拒不接收的姿态。他说，“跟希区柯克谈两分钟话我都嫌多，可是我想我能跟亚当斯谈得很投机。”

“我表示怀疑。他不会有反应的。”

“你虽然比我年轻几十岁，人生经验却比我丰富，”舅舅说。

“这点我承认。”他指的是我生长于法国。每逢向别人介绍我时，他总说我是他“巴黎的外甥”。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不晓世故的人。当然，他见过很多世面，但是也许看得不够仔细深入。或者没有什么明确的意图。

我说，“如果你见到亚当斯，你就会让他知道你只欣赏他一幅漫画。”

“不错。但是这一幅画触及了最根本的东西。”

然后本诺象所有正在经历危机的人一样跟我谈他对“根本”的看法。他的烦恼（婚姻尝试的失败）搅乱了他的思绪，使他口齿不清。

“每个人都有他一个基本的、特殊的困难，”他说。“这一个主题可以有几千种变化。变化之多，可以把人烦死。我想我要用的词不是OBSESSION（强迫性观念）。我虽然尊敬弗洛伊德，却也不喜欢用REPETITION COMPULSION（强制性重复）。IDÉE-FIXE（死心眼）也不恰当，因为它往往掩饰着难言的隐私。有时我怀疑我的主题跟植物形态学有没有任何关联。可是职业也许是不相干的。即使我是个开花铺的，或者成全母亲的希望成为药剂师，我还是会听到那要命的嘭嘭声！……人到了晚年就得填写一份痛苦一览表。它象一份很长的联邦报表，但是罗列的是你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痛苦。痛苦的类别繁多。首先有肉体的痛苦：关节炎，胆结石，痛经。然后有自尊受创，遭人背叛，欺骗，不公道。但是最难以承受的还是与爱情有关的痛苦。问题是，为什么大伙儿还是不肯摆脱呢？既然爱情如此折磨他们（爱情的创伤，比目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理智一些，及早地引退呢？”

“因为不灭的渴求，”我说。“或者总是希望运气好转。”

舅舅喜欢重量级的交谈，你对他必须小心。他的杂乱无章的推测和谈论只会徒增他的不快乐。我也必须提防自己，因为我也有类似的辨别是非的癖好，我也知道这种执著的无济于事。但是舅舅在他上次危机中自我剖析的努力，我必须容忍。我有责任捧着他的头，给他支持。他哪一步走错，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能够向他说明他的失误。这使我益发得意。当我数说他的明显错误时，我有个令我震动的发现：我太象父亲了，我采纳了他的手势，声调，友好的优越感以及可以填补一切缝隙，甚至弥漫整个太空的自信。我父亲是个杰出的人，但是我下了决心要赶超他，

我是俗话说的“好坏子”；聪敏过人；不同凡响。他在某些方面，没话说，是比我强，如网球，战勋（在这方面我交白卷），性能力，谈吐，相貌。但是在某些领域（比较高级的领域）里，他无所建树，而我遥遥领先。可是当我发现自己用父亲那种语气跟舅舅说话，甚至连他在觉得英文不足以表达细腻的含义而搬出的法文词句都从我口中冒出时，我觉得自己人生的宏图大略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应该张大了眼睛瞧瞧那些我一向引以为荣的领域；莫非它们只不过是一戳即破的泡泡王国？总之，舅舅栽跟头时，我也跟着栽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应该紧紧追随舅舅，当初绝没想到会有后来那种发展。

本诺的专业是植物解剖学和形态学。所有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他只精专业，不问其它。“我是修油表的，别拿里程表来烦我。”还有这样的俏皮话：“我不替人刮脸，我只上皂沫。要刮脸，请到街对面。”有些专业要求比较严格，让你脱离俗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专业里，你有权利孤高于世。通过本诺，我认识了一些“精确科学”型的人，他们的怪异就具有特权的色彩。本诺从来没有要求这种遗世而独立的特权。如果当初他能取消一切“外界关系”，他也不致于在女人手里吃这么多苦头了。

我可以举例说明这种“取消”现象：有一次我们在教授餐厅与一位一流科学家吃午饭。一名学生侍者问我们点什么菜。本诺的这位同事说：“我要一客国王鸡。”小伙子说，“爸爸，你已经连续吃了三天国王鸡。不妨换个辣椒豆泥肉末。”

这个作儿子的积毕生的经验，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其它桌上的人面露微笑。我轻声发笑。这是那种“突如其来的荣耀”的时刻。我一面笑，一面忍不住把自己想成一个活动扳手，它的滑动爪张得大大的。我的脑子里不时会浮现这一类的遐想。也许是同桌吃饭的人给我一种金属感，才引发了这种不是很恭维自己